

北史

唐 李延壽 撰

北史

第

八

冊

卷六六至卷七九（傳）

中華書局

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王傑

王勇

宇文虯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叾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

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從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奇其才，嘗謂諸將曰：

「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爲公。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

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張掖郡公，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隨公楊忠自漠北伐齊。〔一〕又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卽位，拜上柱國。薨。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諡曰威。

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居多，拜別將。周文爲丞相，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大軍不利，〔二〕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文令探籌取之。〔三〕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公，賜姓庫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廻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

勇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矜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因疽發背卒。

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虬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略。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虬爲帳內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爲公。禽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虬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剋。後除金州刺史、大將軍。卒。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粗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

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爲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輔弼，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勝也。」豪之粗猛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

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

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卽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除鄆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健爲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獠、獫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歸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歸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襄。

子儒襲爵。位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巖綠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爲夏州酋。

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引爲帳內都督。後從周文，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諸將曰：「宇文

慶和累經任委，每稱吾意。」又賜名意焉。改封永豐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進柱國大將軍。

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周文帝賜名，帝朝已革，〔四〕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諡曰肅。子徹嗣。

徹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隋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

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潁得罪，以徹素與潁善，被疏忌。

後出怨言，上聞，召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周文所知，嘗謂之曰：「若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旣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

穆弱冠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

寔少修立，有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周保定初，卒於刺史。諡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爲周文親信，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史中大夫、候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乃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道先入，功居多，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平鄴城，進柱國。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
子昇嗣。以雄死王事，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爲北地太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

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仕魏爲義州刺史，甚有政績。後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侯氏。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禽之，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別封一子汧源縣伯。

周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沖，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諡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其弟萬壽並預其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會結託，侵掠闕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長壽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爲廣州刺史。周東魏遣行臺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

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鵠路，頗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後，朝士流亡。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贈司空。

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爲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

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父沒，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闕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

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援延孫。〔二〕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嘗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久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諡曰莊。

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閹韓防主。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

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爲寇。周孝閔帝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州刺史，卒於州。

欣與韓雄里閭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勦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強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

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闕南鎮撫。周文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

周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閭韓。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及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於位。

泉 仝字思道，上洛 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

仝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仝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尙書郭祚以仝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仝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仝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仝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

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仝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慚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仝爲行臺尙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仝昔莅東雍，

爲吏人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儒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收戮之，闔境清肅。

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寶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効，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賜爵臨洮縣伯，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文戰於沙苑，中流矢卒。子貞嗣。

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爲郡主簿，十四爲縣令。及長，有武藝。高敖曹攻洛州，與合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扞之，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合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窟，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譽。

大統十三年，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卽就禽，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先登城，遂禽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荊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

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帥服。

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廻授一子。尋出爲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諡曰莊。

子暉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

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三〕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沌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不能死節，實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封沌陽縣伯。

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四〕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

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二〕安人子宗徹等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効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七〕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

武成元年，朝于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

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諡曰壯武。

遷哲累葉雄豪，爲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

遷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爲鄉閭信服。爲安康郡守。陷梁，仕歷潼、南、梁三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

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乾運兄子略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至，略卽夜送之。乾運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迴征蜀，遂降迴。迴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剋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尙書右僕射。子端嗣。

略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庸縣伯。

乾運女壻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猛仕梁，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撫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遂入白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後從田弘破漢南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邵陽伯，位征東將軍、揚州刺史。

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二三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尹、戶部中大夫，三進位大將軍，轉中府長史，遷江陵總管，改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諡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

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啓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

軍、五州刺史，諡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

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

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褒，仕梁，爲沙州刺史、新巴縣公。

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迴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三〕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虬、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覆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

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三皆其力也。

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

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尙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三抑亦志能之士也。

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校勘記

〔一〕後與隨公楊忠自漠北伐齊 諸本「漠」作「漢」。按王傑、隸楊忠進攻北齊，事見周書卷一九楊忠傳。當時是取道武川，與突厥會師入并州，與漠北無關。「漢」乃「漠」之訛，今據改。

〔三〕大軍不利。錢氏考異卷四〇云：「『大軍』上脫『芒山之戰』四字。」按周書卷二九、通志卷一五八王勇傳，此上有「邛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三十四字」。這裏必有脫文。

〔三〕文令探籌取之。通志無「文」字，周書作「又」。疑「文」是「又」之訛，或「文」上脫「周」字。

〔四〕帝朝已革。周書卷二九李和傳作「市朝已革」。按「帝」當是「市」之訛。

〔五〕若伊尹阿衡於殷。「若」，周書卷二九、通志卷一五八伊婁穆傳都作「昔」，疑「若」是「昔」之訛。

〔六〕卒於刺史。按周書卷二九達奚寔傳云：「出爲文州刺史，卒於官。」此當脫「文州」二字。

〔七〕後拜中大夫。周書卷二九劉雄傳作「中散大夫」。按當時無單稱中大夫之官，疑此脫「散」字。

〔八〕賜姓侯伏侯氏。諸本「伏」下脫「侯」字，據周書卷二九侯植傳補。

〔九〕侵掠闕南。北、殿二本及周書卷四三、通志卷一五八李延孫傳，闕作「關」。按本卷韋祐傳、魏玄傳並見「關南」，周書韋祐、魏玄傳也都作「關」。魏書卷四四費穆傳，言李洪於陽城起兵反魏，穆往鎮壓，「破於關口之南」。據魏書地形志中，洛州陽城郡有陽城關，則所謂「關南」，當即指陽城關之南。疑周書是。

〔一〇〕後爲廣州刺史。諸本「廣」作「黃」，周書、通志作「廣」。按西魏無「黃州」，廣州見魏書地形志中，州治魯陽，即在陽城關之南。下文言延孫亦官廣州刺史，蓋父子並以當地土豪，先後繼任。「黃」

乃「廣」之訛，今據改。

〔二〕配兵數百以援延孫 諸本「援」訛作「授」，據周書卷四三韋祐傳改。

〔三〕泉企字思道 周書卷四四「企」作「企」，未知孰是。本書統一作「企」。

〔三〕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 諸本「拒」作「順」，周書三朝本作「拒」。按魏書地形志下，順陽郡順陽縣屬荊州，上洛縣、拒陽縣並屬洛州上洛郡。本傳說杜窋與上洛人泉岳等「謀翻洛州」。又說泉、杜二姓是上洛豪族，則窋當是拒陽人。若作「順陽」，則是荊州屬縣，安能「謀翻洛州」？今據周書改。

〔四〕起家文德主帥 諸本「帥」訛作「師」，據周書卷四四李遷哲傳改。文德主帥又見周書卷四七姚僧垣傳、梁書卷三二陳慶之傳。

〔五〕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 周書「人」下有「田越金州人」五字，此當是誤脫。但通鑑卷一六五五一二三頁及通志卷一五八李遷哲傳亦無此五字，今不補。

〔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 周書「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七〕田烏唐 周書作「田都唐」。按周書卷四九蠻傳亦作「田都唐」，本書卷九五蠻傳省作「田唐」。疑作「田唐」是，「烏」是涉「田烏度」之「烏」而誤。

〔八〕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 周書卷四四楊乾運傳附見兄子略，云：「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按周武帝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見周書卷六武帝紀，則建德末無開府儀同三司。此「三司」二字衍文。

〔二〕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周書卷四四陽雄傳作「世襲邑陽郡守」。按封爵世襲乃慣例，何必特書？蓋陽雄是地方豪族，故得世襲郡守，猶如泉企之世襲本縣令。這是當時對朝廷控制不到的地方勢力的羈縻辦法，故書之。北史誤，今於「侯」字下斷句。

〔三〕歷京兆尹戶部中大夫 諸本脫「尹」字，據周書補。

〔四〕進爵樂安郡公 周書卷四四任果傳「樂安」作「安樂」。按隋書地理志上普安郡注云：「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爲始州。」普安縣下注云：「舊曰南安，西魏改曰普安，置普安郡。」任果先爲南安縣公，卽其本縣。又爲始州刺史，卽其本州。此「樂安」疑是「普安」之訛。任果當是由南安縣公進爲普安郡公，仍是本郡。周書作「安樂」，更誤。

〔五〕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 周書卷四三史臣論「路」作「略」，「貢」作「顧」。疑是。

〔六〕聲著土內 按陽雄本傳云：「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此「土內」當爲「出內」之訛。周書卷四四史臣論作「聲著中外」。「出內」卽「中外」之意。本書卷六一竇毅傳亦有「任兼出內」語，可証。

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

子熙

唐永

子瑾

柳敏

子昂

王士良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也。曾祖顥，後魏平東府諮議參軍。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爲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幼，〔一〕位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臯舉義，因攻拔滎陽，禽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

其刺史李景遺。〔三〕卽拜滎陽郡守，尋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周文乃引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

周明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入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隣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爲江表所稱。轉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聘齊還，除金州刺史，總管七州諸軍事，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爲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卽以彥穆爲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

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

君綽弟君肅，解巾道王侍讀，大象末，潁川郡守。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

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武州刺史。〔三〕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卽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

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芒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

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人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

子睿，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正碑之後也。曾祖悞，仕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四〕

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北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祿大夫。

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嶢、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婁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及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徐州刺史。〔書〕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歷文、瓜二州刺史，戶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

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爲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喪還，武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諡曰基。

子岌嗣。位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蚪，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魏大統末，卒於家。周文帝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

整幼聰敏，沈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人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旣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

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共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周文謂整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

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並忘羈旅，盡其力用。周文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云。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勳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並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戶，並列

屬籍。

周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城縣公。〔乙〕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 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不居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

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進位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疏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卒。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諡曰襄。子熙嗣。

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

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

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麋、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人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術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敕相州刺史 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疋，〔二〇〕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

時有竄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常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州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

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二一〕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賊。上悟，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棻最知名。

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用。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懷安縣，晉亂，徙於丹楊。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

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

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

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大都督、應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陵子悟，美風儀，博涉經史，文詠可觀。周大象中，頗被宣帝任遇，位至內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家而卒。陵弟瑾。

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

時燕公于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旣平，衣冠仕伍，並沒

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

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諡曰方。

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墦塋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

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初，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

敏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敏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加廩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尙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餼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

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鄆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疏，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

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歛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

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敦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

士良少修謹，不妄交游。孝莊末，余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藩所禽，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旣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卽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

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武定初，除行臺右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

齊文宣卽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

新豐縣子。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卽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鄴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士良去鄉旣久，忽臨本州，士良耆老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

屬既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之士，遭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爲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梓之林，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校勘記

〔一〕父幼 周書卷三六崔彥穆傳「幼」作「稚」，北史避唐諱改。

〔二〕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遺 諸本「洪」作「法」，「遺」作「道」。張森楷云：「周書

『法』作『洪』，是。『道』當作『遺』。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傳附有李景遺事，可証。」按北齊書稱

李景遺爲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殺，元洪威附見本書卷一五高涼王孤傳。張說是，今據改。

〔三〕以軍功稍遷武州刺史 諸本脫「以」字，據周書卷三六、通志卷一五八楊纂傳補。

〔四〕因徙高陸之河陽焉。諸本「徙」作「從」，周書卷三六段永傳作「徙」，通志卷一五八段永傳作「家」。按「從」乃「徙」之訛，今據周書改。

〔五〕徐州刺史。周書上有「除北」二字。按北徐州又見本書卷二九、周書卷三六司馬裔傳。疑此脫「除北」兩字。

〔六〕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諸本脫「行整」二字，不可通，據周書卷三六、通志卷一五八令狐整傳補。

〔七〕若共相推薦。諸本「共」作「其」，通志作「共」，周書作「其自」二字。按殿本考証云：「其」一本作共。」今據改。

〔八〕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諸本無「立忠而去卿今」六字，周書有。按下文謂整遠祖邁不從王莽，其子稱避地河右，所以叫「立忠而去」；令狐整率鄉親歸西魏，所以叫「立忠而來」。今據補。

〔九〕進爵彭城縣公。周書「彭城」作「彭陽」。按下文令狐熙傳云「襲彭城縣公」，隋書卷五六令狐熙傳也作「彭陽」。本書卷一〇〇序傳末亦見彭陽公令狐德棻。則其祖孫三代封邑都應是彭陽而非彭城。彭陽見隋書地理志上北地郡彭原縣注。

〔一〇〕賜帛五百疋。諸本脫「賜」字，據隋書令狐熙傳補。

〔二〕上聞佛子反問至隋書「聞」下有「而疑之既而」五字，疑此脫。

〔三〕本居晉昌之憤安縣，晉亂徙於丹楊。按本書卷二七唐和傳云：「晉昌，冥安人也。」冥安，西漢及東漢並屬燉煌郡。見漢書地理志下及後漢書郡國志五。晉惠帝元康五年分燉煌、酒泉置晉昌郡，冥安改屬之。見晉書地理志上。晉書「冥」作「宜」，當是字訛。疑唐永爲和族人，「憤安」當作「冥安」。丹楊當是

前涼所置，非江南之丹楊。

〔三〕臨陣常著帛裙襦。諸本「裙」作「展」，通志卷一五八唐永傳作「裙」。按「展」乃「褰」之「訛」，「褰」卽「裙」之俗體，今據改。

〔四〕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幽州刺史。諸本「幽」作「幽」。張森楷云：「當作『幽』」。按隋書地理志上北地郡新平縣注云：「西魏於此置幽州。」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証引太平寰宇記證明此卽南幽州。張說是，今據改。參卷六四韋孝寬傳校記。

〔五〕轉荊州刺史。周書卷三六王士良傳「荊」作「金」。按通志卷一五八王士良傳文同北史而字作「金」，疑北史本亦作「金」。

〔六〕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周書此上有「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九字。按傳言「其先太原晉陽人」，則并州是其本州。又言曾在北齊佐高演於并州居守，故云：「去鄉既久，忽臨本州。」北史刪九字，便似荊州或金州爲其本州，誤。

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豆盧寧

子勣 孫毓

楊紹

子雄

王雅

子世積

韓雄

子禽

賀若敦

子弼

弟誼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一〕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中，以寧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二〕

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余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三〕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討悅，寧與李弼

來歸。

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爲公。從禽寶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芒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尙書右僕射。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勳。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勳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勳襲爵。

勳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因字曰定東。勳聰悟，有器局。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勳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

王憲納勸妹爲妃，恩禮愈厚。

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勸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谷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勸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

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將達奚綦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以灌之。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梁睿軍且至，賊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

開皇中，爲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盛，勳効克彰，後爲漢王諒納其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勸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諡曰襄。

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

儀同三司。及煬帝卽位，諒納諮議王頰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諡曰愍。

子願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雍丘侯，復以願師襲。

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

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以迎孝武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授鄴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諡曰敬。子通嗣。

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尙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並以寬惠稱。卒官。諡曰安。子寬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三〕

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普泰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四〕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諡曰信。子雄嗣。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五〕隋文帝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

所。進位上柱國。

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邳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

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爲之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諡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諡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

子恭仁，位吏部侍郎。

恭仁弟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綝憂，發病而卒。〕

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文帝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兼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內史侍郎、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諡曰恭。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閩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

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爲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政，人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嗣。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隋文帝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穎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穎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沒，若何？」穎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

世積見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

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穎，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

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孝文時爲赭陽郡守。

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卽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

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

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諡曰威。子禽嗣。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禽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

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爲先鋒。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撫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

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及至京，弼與禽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眞食邑。

大軍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塼，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

先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本名禽武，「二」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眞食千戶。以行

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

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子世諤嗣。

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戰先登。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肴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禽母弟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

煬帝卽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

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焉。坐除名。尋命復位，卒於京師。子孝基。

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及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

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王郡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

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文時入國，爲都官尙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仕魏，位雲州刺史。

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爲祕書郎。永安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初起，以統爲潁州長史。〔三〕統刺吏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諡曰哀。

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

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

時岷蜀初開，人情尙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爲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禽子榮，并虜其衆。

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瑒，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瑒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瑒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瑒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瑒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瑒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瑒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瑒軍，詐云投附。瑒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瑒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瑒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詐，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瑒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

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

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帝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

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穎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酌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

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

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己，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

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

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柬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穎、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卽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譙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怒，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

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穎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穎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穎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穎：『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

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可汗饗之。弼以爲太多，與高穎、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

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敦弟誼。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爲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儁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勦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二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

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校勘記

〔一〕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 按皇始是魏道武帝年號，「燕」字疑衍，或「燕」下更有脫文。今從「燕」下斷句。

〔二〕涪陵郡公 諸本脫「陵」字，據周書卷一九豆盧寧傳、文苑英華卷九一九慕容寧碑補。

〔三〕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 百衲本「奴」下空一格，南、北、汲、殿四本作「以」字。按作「以」與上「以」字重複。周書及通志卷一五九豆盧寧傳無此字。今從之改正。

〔四〕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 諸本「忽」作「公」，周書作「忽」，通志作「忽」。按傍乞鐵忽見周書卷三二趙剛傳，卷四九羌傳、本書卷六宇文貴傳。「公」是「忿」之訛，「忽」是「忽」之訛，「忿」

乃「忽」之俗體。今據通志改。參卷六一史寧傳校記。

〔五〕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 文館詞林卷四五二薛道衡後周大將軍楊紹碑銘作「祖國，鎮西將軍。父定，新興太守」。與此不同。碑是隋初其子楊雄所立，疑此傳誤。

〔六〕賜姓叱呂引氏 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同。周書卷二九楊紹傳作「叱利氏」。按魏書官氏志有叱呂氏，當卽叱呂引省一字。又有叱利氏。二姓不同，未知孰是。

〔七〕進爵邦國公 百衲本、北本、殿本「邦」作「邗」。按下文百衲本又作「邗」，今從南、汲二本，統一作「邗」。參本書卷一〇周靜帝紀校記。

〔八〕起爲司隸大夫 諸本「大夫」作「校尉」，隋書作「大夫」。按隋無司隸校尉。隋煬帝大業三年定令，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刺史十四人。下文云：「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可證緡官當爲司隸大夫。作「校尉」乃後人誤改。今從隋書改正。

〔九〕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 諸本脫「曰若雄至」四字，文不可通，據周書卷四三韓雄傳補。

〔一〇〕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 周書「雍」上有「東」字。按東魏境內無雍州，有東雍州，領邵郡、高涼、正平三郡見魏書地形志上。西魏境內有北徐州，見周書卷三六鄭偉、段永、司馬裔等傳。據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証卷五河內郡條，以爲卽在河內郡境。河內與邵郡相鄰，則北徐與東雍接境。此「雍州」上當有「東」字，「東徐」疑當作「北徐」。

〔二〕禽本名禽武。隋書卷五二韓擒傳「武」作「豹」。按本作「虎」，隋書、北史避唐諱改。

〔三〕以統爲潁州長史。諸本「州」訛作「川」，據周書卷二八賀若敦傳改。

〔三〕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禽子榮。諸本「潘招」作「段韶」，周書殿本作「潘招」。按「潘招」又見周書卷四四陽雄傳、卷四九蠻傳。本書卷九五蠻傳作「潘和」，「和」也是「招」之訛。今據周書改。

〔四〕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諸本「土聚」誤倒，據周書及通志卷一五九賀若敦傳乙。

〔五〕示以持久。諸本「示」訛作「亦」，據周書、通志改。

〔六〕敦慮其或詐。諸本「或詐」誤倒，據周書乙。

〔七〕田瑞。隋書卷五二、通志卷一六〇賀若弼傳，「瑞」下有樊毅。此誤脫。

〔八〕江淮阻其歸塗。周書卷二八史臣論「江淮」作「長江」，是。賀若敦被圍於湘州，其歸周不需渡淮水。

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申徽

陸通

弟逞

庫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仲卿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擲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一〕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

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二〕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

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

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

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旣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尙書。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

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

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諡曰章。

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

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

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從余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

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余朱榮死，又從余朱兆。及余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

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

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部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

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殯，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

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七〕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

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遷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厓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陵，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

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

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卽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

明帝初，爲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尙清靖，爲夷獠所安。後爲宜州刺史。入爲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卒，諡曰定。

子凝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

凝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

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

徽弟嶽，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嶽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位至戶部尚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

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周文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閣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卽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

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周文遣荐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

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

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荐助鎮遏。荐知景翻覆，遂求還，具陳事實，周文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

十六年，大軍東討，周文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周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

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

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

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高平太守。父和，永平中，爲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卽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

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內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賫書申勅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灊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封陽邑縣子。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

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賫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寶等。卽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川郡守。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

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二」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祿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

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浙、涿三州刺史，^{〔三〕}諡曰成。子元卿，弟仲卿。

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爲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隋文帝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三〕}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

會突厥啓人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四〕}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人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頴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啓人。^{〔五〕}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

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掩襲啓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

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人。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諡曰肅。子世弘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焉。

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高千鎮陝，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

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

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 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卽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周文卽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

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氐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開等反，昶復討禽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人等討平之。

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昶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 酋姜多復反，昶攻沒郡縣，昶討斬之。

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周文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

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

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周文仍請兵爲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尙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

守、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

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卽令悅率輕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卽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人吏安之。

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旣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

周孝閔帝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內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

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珽，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諡曰貞。

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起家爲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

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爲公。

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顓爲吳州刺史。〔三〕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顓自以族大，〔三〕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顓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

恐顓爲變，遂授顓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顓，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婺州刺史。〔三〕父道龍，鉅鹿郡守。

定醇厚少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勇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三〕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

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三〕從征賦焉。及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爲陳人所敗，直得脫身歸梁。定旣孤軍縣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且行，〔三〕

欲趨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爲度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爲縣令。

擲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余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擲，擲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馬。三由是擲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度太行。及余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擲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從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周文欲知其所爲，乃遣擲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擲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擲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擲入朝者。

時弘農爲東魏守，擲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擲父猛先爲邵郡白水

令，獮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周文許之，獮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邵郡，禽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二五〕}並斬之。衆議推獮行郡事，獮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太寧等諸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獮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殿，獮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獮威聲，棄城遁走。獮遂移據東雍州。

周文以獮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獮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羸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二六〕}獮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獮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會，^{〔二七〕}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獮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卽授建州刺史。

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

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擲從他道濟，遂襲剋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擲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邵陽縣伯。

芒山之戰，擲攻拔栢谷塢，因卽鎮之。及大軍不利，擲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擲，擲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擲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

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擲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擲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擲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擲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

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擲出軹關。然擲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擲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擲軍。擲以衆敗，遂降於齊。擲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

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羌，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擲攻勝，亦兵破而身囚。〔三〕功名寥落，良可嗟矣！〔四〕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擲之謂也！

校勘記

〔一〕仕宋位雍州刺史 諸本「雍」作「雄」，周書卷三二、通志卷一五九申徽傳作「雍」。按宋書州郡志無「雄州」，雍州僑置於襄陽。「雄」乃「雍」之訛，今據改。

〔二〕及遽得免 諸本「免」作「逸」，周書作「免」。按下云「乃廣集賓友」，知是免罪而非逃逸。此形

似致訛，今據改。

〔三〕其女婿劉彥隨焉 本書卷六七令狐整傳作「鄧彥」。

〔四〕贈泗州刺史 周書同，通志「泗」作「四」。按申徽當死於天和六年，或其後不久，其時周無泗州。周改東楚州爲泗州在大象二年。見楊守敬隋書地理志攷証卷七下邳郡條。疑當從通志作「四」。

〔五〕賜姓部六孤氏 周書卷三二、通志卷一五九陸通傳，「部」作「步」。步六孤氏見魏書官氏志。

〔六〕不患貴而貧也 諸本「貧」上衍「不」字，據周書卷三二陸通傳刪。

〔七〕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 諸本「乃」訛作「及」，據周書卷三二陸逞傳改。

〔八〕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諸本無「大」字，通志卷一五九庫狄峙傳有。張森楷云：「驃」下當有「大」字。驃騎大將軍乃加開府。」按張說是，見周書卷二四盧辯傳。今據補。

〔九〕永平中 諸本「永」作「太」，通志卷一五九趙剛傳作「永」。按北魏年號無「太平」，「永平」乃宣武年號，時間正合，今據通志改。

〔一〇〕除剛潁川郡守 諸本「川」訛作「州」，據周書卷三三、通志卷一五九趙剛傳改。

〔一一〕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 諸本「忽」訛作「忽」，據通志改。參卷六八豆盧寧傳校記。

〔一二〕贈中浙涿三州刺史 按「涿」是郡名不是州名，且不在周境，疑有誤。

〔一三〕時人謂之於菟 隋書卷七四趙仲卿傳「於菟」作「猛獸」。按「於菟」、「猛獸」都是指「虎」。隋書、

北史避唐諱改。

〔一四〕十七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按本書卷九九、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突利可汗即啓人

可汗與長孫晟投隋，事在十九年，在高顯、趙仲卿等出師之後。此敘在前，並作十七年，疑誤。本書卷二二長孫晟傳也作十九年。又長孫晟傳「通漢鎮」作「伏遠鎮」。

〔一五〕追奔至乞伏泊復啓人。隋書卷七四「啓人」作「破之」，通志卷一七一趙仲卿傳作「啓民」。按據上條，啓人投隋在趙仲卿等出師之後。作「復啓人」不符事實。「啓人」當是「破之」之訛。

〔一六〕脩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諸本「杲」作「果」，周書卷三三、通志卷一五九趙昶傳作「杲」。按事見周書卷三九杜杲傳，今據改。

〔一七〕興州人段吒及氐酋姜多復反。各本「姜」作「羌」，殿本及周書作「姜」。按周書卷四九、本書卷九六氐傳作「姜」。今從殿本。

〔一八〕悅所部盡力。周書卷三三王悅傳「悅」上有「及戰」二字，不當省。

〔一九〕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諸本脫「十」字，據周書補。侯景降西魏見周書卷二文帝紀大統十三年。

〔二〇〕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按周書卷一九達奚武傳云：「梁將楊賢以武興降。」這裏「軍出」下疑脫「武興」二字。

〔三二〕梁將深悟，周書作「其將梁深」。

〔三三〕時開府于顗爲吳州刺史，諸本「于顗」作「毛顗」，周書卷三三趙文表傳作「于顗」。按事見本書卷二三于顗傳，今據改。

〔三四〕顗自以族大，諸本「族」訛作「秩」，據周書改。

〔三五〕祖比魏 婺州刺史，周書卷三四元定傳「比」作「比頽」，「婺」作「務」。按魏無「務州」或「婺州」，疑誤。

〔三六〕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按據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行周禮在西魏 恭帝三年。這裏「三」上疑脫「恭帝」二字，或「廢帝」是「恭帝」之誤。

〔三七〕至是並出山谷，諸本脫「是」字，據周書卷三四、通志卷一五九元定傳補。

〔三八〕且戰且行，諸本脫「且行」二字，周書作「且行且戰」，通志作「且戰且行」，通鑑卷一七〇五二七○頁作「且戰且引」。按通志本據北史，今從通志補。

〔三九〕徽乃出復爲司馬，周書卷三四楊 樹傳「司馬」作「司州牧」。按魏書卷一九下元徽傳，徽曾於孝莊初，拜司州牧。疑周書是。

〔四〇〕遂拔邵郡禽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諸本「拔」下脫「邵」字，「禽」下脫「郡」字，據周書補。

〔四一〕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張森楷云：「周書無『州』字，是。」

〔三二〕又分土人義會。周書「會」作「首」，疑「會」是「首」之訛。但通志卷一五九楊擲傳也作「會」，今不改。

〔三三〕表請遷葬。周書「遷」作「還」。按上言「未及葬」，則不得言「遷」，當是「還」之訛。

〔三四〕詔擲出軹關。諸本「關」訛作「闕」，據周書、通志改。楊擲出軹關，見周書卷五武帝紀保定四年十二月。

〔三五〕楊擲攻勝亦兵破而身囚。按周書卷三四史臣論云：「楊擲屢有奇功，狃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疑「攻勝」是「數勝」之訛。

北史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韓褒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子誕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

子祥

兄子行本

柳遐

子莊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

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爲丞相，引爲錄事參軍，賜姓侯呂。

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

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褭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褭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褭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

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尙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褭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褭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

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

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

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爲後軍府主簿。

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

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

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

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

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

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余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

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諡曰質。

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

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

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

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

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諡曰敬。

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櫬，葛纍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歛以時服，葬於磽磽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

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令。

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尙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先

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迴攻洛陽，迴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鎮之。天和中，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盤屋。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

昕少溫恭，見稱州里。從父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一年，除河南郡守，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

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諡曰貞。

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諡曰靜。子獻，仕隋，爲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爲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爲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爲善人。建德三年，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諡曰恭。

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諒弟誕。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

敬焉。及煬帝卽位，諒用諮議王頰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三〕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四〕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

子無逸嗣。尋爲清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五〕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

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峙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

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尔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亮、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男。

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

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迴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

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

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

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

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周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

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

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攢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脩城，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

初，陳文帝弟安成王瑒爲質於梁，及江陵平，瑒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瑒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惡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

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

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搔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展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

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

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

杲有辭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除同州刺史。

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

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

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

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尙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魏文帝卽位，思禮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尙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寶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

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盡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

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

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金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

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理，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

余朱榮死，余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余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

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

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一〕}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尔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唐子。^{〔二〕}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糾，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廬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三〕}除奉朝請。

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四〕}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狔罍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狔進之。酒盡方別。

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諡曰戴子儒。

宗懷字元懷，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

懷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懷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

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

梁元帝卽位，擢爲尙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尙書。懷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懷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懷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歆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懷不能對。懷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

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懷勸都渚宮，以鄉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

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

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訴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璠遇曄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二六〕

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爲梁州，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尙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

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

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爲己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府長史，加蜀郡太守。

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鄭尙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璠

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卽命遣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

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

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

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璠兄子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

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

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

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敎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敎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慚而止。

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

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岳陽王蕭簪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簪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辭簪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

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晉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

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晉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

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慍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尙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

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曷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賫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

及隋文帝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迴連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歸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國，」

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

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穎亦與莊甚厚。

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尙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尙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澄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澄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二三}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並關

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懷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校勘記

〔一〕十三年除廷尉少卿 諸本無「少」字，周書卷三七、通志卷一五九趙肅傳有。按下文「十六年，除廷尉卿」，卽自少卿升任。今據補。

〔二〕爲隴右總管府長史 諸本「隴右」下衍「府」字，據周書卷三七郭彥傳刪。

〔三〕諒屯清源以拒之 諸本「源」訛作「涼」，據隋書卷七一皇甫誕傳改。隋書地理志中太原郡晉陽縣注云：「開皇十六年，又置清源縣，大業初省。」

〔四〕諒襲擊破之 諸本脫「諒」字，據隋書及通志卷一六一皇甫誕傳補。

〔五〕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隋書無「初」字，是。「大業令」指煬帝大業三年改定之官品令。見隋書百官志下。

〔六〕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周書百納本卷三九杜杲傳「刺史」作「司會」，「總管」作「總監」。按周有同州司會，見卷三六令狐整傳。隋有同州總監，見隋書百官志下。蓋隋改同州司會爲總監，杜杲仍任原職。此「刺史」及「總管」疑是後人妄改。參周書卷三九杜杲傳校記。

〔七〕魏文帝卽位 諸本脫「魏」字，與上文「周文帝」混，今從周書卷三八、通志卷一五九呂思禮傳補。

〔八〕高平金鄉人也 諸本無「金」字，通志卷一五九徐招傳有。按魏書地形志中兗州高平郡有金鄉縣。今據補。

〔九〕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 諸本「雍」作「維」，周書卷三八李昶附檀翥傳作「雍」。按本書卷四九毛鴻賓傳云：「明帝以鴻賓卽遐弟，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又見隋書地理志上京兆郡華原縣條。作「維」誤，今據改。

〔十〕封高唐子 諸本「唐」作「堂」，周書作「唐」。按魏書地形志無高堂縣。高唐見地形志中齊州東平原郡。今據改。

〔二〕永熙末 諸本「熙」作「業」，通志卷一五九孟信傳作「熙」。按北魏年號無「永業」，「永熙」乃孝武年號，今據改。

〔三〕封東州子 張森楷云：「『東』疑當作『束』。」按束州見魏書地形志上瀛州章武郡。「東州」，無此縣名。

〔三〕梁大同六年舉秀才 周書卷四二宗懷傳「大同」作「普通」。按周書言懷「保定中卒，年六十四」，若死在五年五六五，逆推六四歲，當生於南齊永元三年五〇一，則至普通六年五二五，懷年二十五歲，尚可謂之少年；若至大同六年五三九，懷已三十九歲，不可謂之少年。疑北史誤。

〔四〕因酒後訴京兆杜杲曰 周書卷四二劉璠傳「杲」作「騫」。錢氏攷異卷四〇云：「杜杲祖父世仕魏朝，杲又未嘗流竄江左，何緣在梁新渝侯宅乎？」周書作杜騫，當從之。」

〔五〕梁簡文時在東宮 諸本脫「在」字，據周書卷四二、通志卷一五九劉璠傳補。

〔六〕非其好也 諸本脫「其」字，據周書、通志補。

〔七〕唯令全脩一家而已 周書「脩」作「璠」。按劉璠已降，故令全其家，疑作「璠」是。

〔八〕此烈士也 周書、通志此下有「太祖 通志作文帝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十九字。這裏敘事未完，疑有脫文。

〔九〕時唐令則爲左庶子 隋書卷六二、通志卷一六三劉行本傳「爲」上有「亦」字。按隋書百官志

下，太子門下坊置左庶子二人，典書坊置右庶子二人。蓋劉行本與唐令則並爲左庶子，有「亦」字是。

【三〇】汝何小人 隋書、通志「何」下有「物」字。按「何物」是當時人習慣用語參本書卷三四宋遊道傳。疑此脫文。

【三一】梁西昌侯藻鎮雍州 周書卷四二柳霞傳作「深藻」。按本名「淵藻」，周書避唐諱，改「淵」爲「深」。北史省「淵」字。

【三二】隋公必移周國 「移」，諸本訛作「私」，據周書卷六六、通志卷一六三柳莊傳改。

【三三】歷官出納 周書百納本卷三七史臣論作「歷官出內」。按「出內」意同「中外」，作「出納」誤。

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

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諡焉。

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

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癰。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二〕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尙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

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卽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靜自居。

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冒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

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疏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尙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尙公主，美容姿，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卽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

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

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鴆。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

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卽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卽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協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於前，子逆於

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

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

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

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

猛弟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

溫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諡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諡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三〕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四〕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穎、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

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

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

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遣

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徇，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餽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世充旣僭僞號，降爵爲郇國公，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

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網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網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爲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諡曰恭。

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爲一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

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 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讎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尙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云〕

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

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

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七〕}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穎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

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

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八〕}高穎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如我商量，^{〔九〕}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穎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

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一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鳩毒遇於孟杓。」皇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

如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覷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疏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

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

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悵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

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二四}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亮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強，^{〔三〕}聲色俱厲，帝不答。

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尙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

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晏及弘付法。

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籀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妖。」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

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

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並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

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

入朝，具陳廢立意。

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

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

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諒、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暕。後宮生孝實、孝範。

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總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

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

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

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螻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

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字文化及弒逆，立浩爲帝。文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

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文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

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昡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

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

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陳己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瞬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斑，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

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

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譏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

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三〕}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眀、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眀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

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珣、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

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

子顯，因而禁錮。字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

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卽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

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

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倓字仁安，敏慧美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鳴咽，帝由是益奇之。字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銍、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三）冀見帝，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

字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爲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

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未幾，宇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尙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

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

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

侵掠商貨，事重刑籤，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容。

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辰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怒。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

太尉、尙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響，若火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存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

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機，並受魏公節度。

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

七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

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潞國公。

有字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

侗，^{〔三〕}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鳩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諡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胄，小字阿孩。美容儀，疏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三〕}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

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擣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

不悅。陳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廳事枳中折，識者以爲不祥。

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遏，默不得前。帝於是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索陳第，因窮其事。

陳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

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

皆無頭。陳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陳，時尙臥未起，賊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

有遺腹子愍，云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尙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

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

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旣踰制，退之不以道，倭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

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疏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校勘記

〔一〕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通志卷八五隋宗室傳無「言」字，疑是衍文。

〔二〕呼術者王琛問之。諸本「琛」作「姿」，隋書卷四四滕穆王瓚附子綸傳作「琛」。張森楷云：「隋書經籍志數術、方伎二家皆多有王琛書，則作『姿』誤也。」按張說是，此形近致訛，今據改。

〔三〕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隋書卷四四衛昭王爽傳，「上大夫」作「上士」。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上大夫正六命，上士正三命，周秩以命多爲貴。楊爽初仕，不得便授高官，當以隋書作「上士」爲是。

〔四〕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隋書「上柱國」上有「歲餘進」三字。按無此三字，則似上柱國也是權領，非。疑是脫文。

〔五〕復爲郭氏。諸本「復」訛作「後」，據隋書、通志改。

〔六〕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 諸本脫「奏」字，據隋書卷四五房陵王勇傳補。

〔七〕陸開明等爲之賓友 諸本「明」作「時」，隋書作「明」。通志卷八五隋宗室傳「陸開明」作「陸爽」。

按陸爽字開明，曾官太子洗馬，見隋書卷五八本傳。「明」是，今據改。

〔八〕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 隋書「強宗」作「宗衛侍官」，通志作「東宮強武」。按隋制，太子有

宗衛府，掌東宮宿衛。楊堅選宗衛侍官入上臺宿衛，目的在於削弱東宮武力。故高顯云：「若

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北史作「強宗」，則似以大族強宗爲宿衛，與東宮無關，誤。

〔九〕如我商量 諸本「如」訛作「始」，據隋書改。

〔一〇〕每恐讒譖出於杼軸 洪頤煊云：「隋書本傳作『讒譖生於投杼』。淺人見與下句『孟杓』對，改作

杼軸，非是。」按曾母投杼故事見史記甘茂傳，洪說是。

〔一一〕又東宮宿衛人 諸本「宿」訛作「宮」，據隋書改。

〔一二〕開皇二十年 隋書、通志「年」下並有「九月壬子」四字。此不當刪，疑是誤脫。

〔一三〕御大興殿 隋書、通志上有「翌日」二字。

〔一四〕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 隋書「昔」作「若」。按「昔」當是「若」之訛。

〔一五〕旻辭直爭強 諸本「爭」訛作「事」，據隋書、通志改。

〔一六〕加右武衛大將軍 諸本無「武」字，隋書卷四五秦孝王俊傳有。按隋書卷一高祖紀上，開皇二年

二月稱以「秦王俊爲右武衛大將軍」。今據補。

〔二七〕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 隋書「於是」上有「俊猶不俊」四字。按此不當刪，疑是誤脫。

〔二八〕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 隋書卷四五庶人秀傳「知先」作「智光」，通志卷八五隋宗室傳作「知光」。疑「先」是「光」之訛。

〔二九〕乃下以法 通志作「乃下執法」，隋書作「於是付執法官」，疑北史原文當如通志。

〔三〇〕大將軍鄧建出井陘 隋書卷四五庶人諒傳「鄧」作「劉」。

〔三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王珣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諸本誤疊「大」字，據隋書卷四五庶人諒傳，通志卷八五隋宗室傳刪。又通志「紇」上有「與」字。按通鑑卷一八〇五六〇八頁作「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珣等直指京師」。疑此脫「與柱國」三字。

〔三二〕退守清源。諸本「源」作「原」，通鑑一八〇五六一三頁作「源」。胡注云：「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置清源縣。」又引宋白曰：「此縣自漢至晉，皆爲榆次縣地。隋置清源縣，因縣西清源水得名。」按胡注所據，見隋書地理志中太原郡晉陽縣。今據改。

〔三三〕死無所恨。諸本倒作「死所無恨」，據隋書卷五九燕王倓傳、通志卷八五隋宗室傳乙。

〔三四〕世充兄世憚因勸世充害侗。諸本「憚」作「渾」，隋書卷五九越王侗傳作「憚」。按本書卷七九王世充傳亦作「憚」，今據改。

〔三〕俄而元德太子薨 諸本脫「俄」字，據隋書卷五九齊王暕傳、通志卷八五隋宗室傳補。

〔三六〕有遺腹子愍 隋書「愍」作「政道」。

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高頴 牛弘 李德林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蓆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暘，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

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武陽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頴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諡曰簡。

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

夫。以平齊功，拜開府。

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邳公楊惠諭意，頴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疏，帝彌屬意於頴，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頴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歔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棧，頴預爲土狗以禦之。〔三〕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

及帝受禪，拜尙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頴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頴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頴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羊千計。〔三〕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頴。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頴流涕辭讓，不許。

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頴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頴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頴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頴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頴。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頴又遜位，優詔不許。

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尙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頴，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頴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

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

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顓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顓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顓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顓欲反，帝未有所答，顓亦破賊而還。

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顓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顓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顓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顓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顓，顓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顓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顓邪？始陛下欲爲顓娶，顓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疏顓。

會議伐遼東，顓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顓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顓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顓。顓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顓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

云於頴處得之。帝欲成頴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頴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頴竟坐免，以公就第。

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頴侍宴。頴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頴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頴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頴他事，云：「沙門眞覺嘗謂頴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頴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頴，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頴名。

初，頴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所頭耳，爾其慎之！」頴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頴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

煬帝卽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頴奏：「此樂久廢。今若徵

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頗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頗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

頗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頗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頗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稿，代無知者。

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西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

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

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

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

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

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

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

三年，拜禮部尙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

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尙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禘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

於木室內少北西面。^{〔一〕}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站，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

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二〕}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三〕}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四〕}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五〕}戶皆外設而不閉，

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

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屋。「孟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

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

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尙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

圓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

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族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族爲宮，「三」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

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三〕}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三〕}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四〕}故待詔嚴嵩，^{〔五〕}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熹平六年，^{〔六〕}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椎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又議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

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三〕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

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

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墀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三九〕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

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纓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

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

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麒麟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

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

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迴餽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穎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

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

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于翼、高穎等同修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穎入京，上語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

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廣。^{〔三〕}

初，大象末，^{〔三〕}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三〕}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四〕}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五〕}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諡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已後，卽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六〕}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

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

子百藥，^{〔三〕}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三〕}

校勘記

〔一〕賜爵武陽縣伯 諸本「武陽」作「陽武」，周書卷三七裴文舉附高賓傳作「武陽」。按下云開皇中贈武陽公，又其子頴襲爵武陽縣伯。作「武陽」是，今據乙。

〔二〕頴預爲土狗以禦之 隋書卷四一高頴傳「土」作「木」。

〔三〕賜馬百疋牛羊千計 諸本「羊」訛作「馬」，據隋書及通志卷一六〇高頴傳改。

〔四〕改姓遼氏至父元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遼」作「袁」，「元」作「允」。按周書卷三七裴文舉傳附見袁允，卽弘父。疑北史誤。

〔五〕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 錢氏考異卷四〇云：「勗著中經簿，此稱『內經』，避隋諱也。」

〔六〕夏后氏代室 隋書卷四九、通志卷一六〇牛弘傳「代」作「世」。按周禮考工記原文作「世」。北史似是避唐諱改。但別處又多不避，當是改之未盡。

〔七〕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諸本「二七」作「七尋」，隋書及考工記並作「二七」。按下引鄭注云：「脩十

四步。」知北史本作「二七」。「七尋」乃涉下文「殷人重屋，堂脩七尋」而誤，今據改。

〔八〕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諸本「度」作「廣」，隋書作「度」。按考工記原文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牛弘引文節略，但舉南北，不言東西。北史又訛「度」爲「廣」，遂似九尺爲東西之寬，誤。今據改。

〔九〕互言之明其制同也。諸本脫「言」字，據隋書、通志及考工記補。

〔一〇〕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內，少北西面。諸本無「木」字，隋書作「太」字，冊府卷五八四六九二頁作「木」字。按太平御覽卷五三三四二頁引三禮圖云：「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青帝爲東方之帝，故設位於木室。隋書作「太室」，誤。北史脫「木」字，今據冊府補。

〔一一〕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諸本脫「祖」字，據隋書及續漢志八祭祀志注引蔡邕明堂論補。

〔一二〕內曰太室。明堂論「內」作「中」，牛弘避隋諱改。

〔一三〕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李慈銘云：「蔡邕明堂論作『方三十六丈』。近人元和蔡雲曰：『三十六丈，太廣，六丈，太狹。』未知孰是。『方覆』本作『方載』，亦作『方戴』，此與隋書同誤。」

〔二四〕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明堂論「宮」作「室」。

〔二五〕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李慈銘云：「明堂月令論本作：『外廣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周於外，以象四海。』此文有奪誤。『水』當是『外』之誤。『廣』作『闊』者，避煬帝名。『於外』上奪『水周』二字。」按續漢志祭祀志注引明堂論作：「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與李氏所引不同。但北史當有訛誤。

〔二六〕三三相重合爲九屋。隋書「屋」作「室」，疑是。

〔二七〕黃曰神斗。諸本「斗」作「升」。錢氏考異云：「『升』當作『斗』。」按本書卷六〇宇文愷傳及太平御覽卷五三三引帝命驗並作「斗」。御覽有注云：「斗，主也。」錢說是，今據改。

〔二八〕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諸本脫「以」字，據隋書補。

〔二九〕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隋書同。通志「如」作「於」。按本書宇文愷傳云：「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法陽也。」則作「於」是。

〔三〇〕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按「太山」下疑脫「通義」二字。盛德記指大戴禮盛德篇，觀禮經指儀禮觀禮篇。

〔三一〕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北、汲、殿三本及隋書、通志「三」作「二」，百衲本作「三」。按十二律次序，黃鍾之下爲大呂，再次爲太簇。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則十二月當以大

呂爲宮，次年一月卽第十三月才是以太簇爲宮，上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可證。本書卷四〇李彪傳，後漢書卷五六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是十三月卽夏曆正月。各本及隋書、通志作「十二月」誤，今從百衲本。

〔三〕當日者各自爲宮 諸本及隋書「當作宮」。李慈銘云：「『宮日』不可解，續漢志作『當日』。此與隋書同誤。」按京房語見後漢書律曆志卽續漢志。及宋書卷一一律志。李說是，今據改。

〔三三〕至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 諸本「年」上無「元」字，「候」字作「侯」，「鍾」下無「律」字。李慈銘云：「此與隋書脫誤同，當據續漢志改正。『候鍾律』者謂待詔之候鍾律者也。」按李說是。宋書律志亦同續漢志。今據改補。

〔三四〕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 諸本「準」上有「太」字。李慈銘云：「『太』字衍。」按隋書、續漢志及宋書律志並無「太」字，今據刪。

〔三五〕故待詔嚴嵩 續漢志作「嚴崇」。隋書、宋書同此。

〔三六〕熹平六年 諸本「熹」作「嘉」，無「六」字。李慈銘云：「東漢無『嘉平』之號，當作『熹平』。『熹平』，靈帝年號也。此與隋書同誤。又『年』上脫『六』字。」按續漢志及宋書律志並作「熹平六年」，今據改補。

〔三七〕晉內書監荀勗 錢氏考異云：「荀勗本中書監，此避諱改。」

〔三八〕嘗醉射殺弘駕車牛 諸本「嘗」作「常」，據隋書改。

〔三九〕事見司馬德戡傳 按實在宇文文化及傳。

〔四〇〕隋文後幸鄴 隋書卷四二、通志卷一六〇李德林傳「鄴」作「同州」。按本書卷十一隋文帝紀及隋書高祖紀並無「幸鄴」的記載。「行幸同州」見開皇七年十月。疑「同州」訛作「司州」，後人因改爲「鄴」。下文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可見是在八年出師攻陳之前，時間正合。

〔三一〕帝以之付晉王廣 諸本「廣」作「諱」，據隋書、通志改。

〔三二〕初大象末 諸本無「初」字，隋書、通志並有。按此乃追敘往事，當有「初」字，今據補。

〔三三〕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 諸本脫「德林」二字，文義不明，據隋書、通志補。

〔三四〕至是復庭議忤意 按隋書於「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前，敘德林議廢五百家鄉正時，觸文帝之怒，故此處有此語。北史刪去上文，而保留此語，遂不知所指。

〔三五〕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 隋書「在州」上有「轉懷州刺史」五字。北史刪節失當。

〔三六〕所以運屬興王 諸本脫「所」字，據隋書補。

〔三七〕子百藥 諸本「百」作「伯」，據隋書改。

〔三八〕本卷缺論。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擲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

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卽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

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卒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斑。』」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

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

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

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

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爲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修律令。

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鐘利旁率騎度河，^{〔三〕}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四〕}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疏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僚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

寶昏醉，寧堪驅使？」諸默然而退。

後數歲，有人告諸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諸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潁二人用事，諸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潁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諸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諸、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

慶則幼雄毅，性倨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潁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

開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尙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

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尙書右僕射。

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強，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

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穎等奉觴上壽。帝曰：「高穎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碓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

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

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

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

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

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

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

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

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

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

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郡公。

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

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諡曰威。

子暉，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

景賢，右衛大將軍。

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七〕

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卽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尙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

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

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

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諡曰懷。子善柱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

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

尉遲迴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

開皇初，大將軍余朱勤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

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響北夷。寶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

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

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

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

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穎、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

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

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爆殺之。旣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冤惜。

萬歲爲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

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

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尙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驩

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栗，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

開皇中，有馮昱、王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

昱、擲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剋捷。擲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

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

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

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二〇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幽。

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

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

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

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廩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

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諡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

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

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

煬帝卽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諡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

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人會長。

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狄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

將軍。及破尉遲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

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

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

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葦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

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

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尙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

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

先是，齊之疏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尙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尙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二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迴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

時義臣尙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

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

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磻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

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

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

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金稱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魴，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尙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

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盛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世師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校勘記

〔一〕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按周書卷八靜帝紀，梁士彥進上柱國在大象二年十二月，即破尉遲迴之後。此在齊亡之後，破迴之前，疑當是進柱國。

〔二〕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隋書卷四〇、通志卷一六一梁士彥傳及「作從」是。

〔三〕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鐘利旁率騎度河。隋書卷四〇元諧傳「旁」作「房」。按本書卷九六、隋書卷八三吐谷渾傳亦作「房」。

〔四〕諧率兵出鄯州。諸本脫「諧」字，據隋書補。

〔五〕歸桂鎮。隋書卷四〇虞慶則傳作「至潭州臨桂鎮」。通志卷一六一虞慶則傳作「還臨桂鎮」。通

鑑卷一七八五五九頁作「至潭州臨桂嶺」。疑此脫「臨」字。

〔六〕及藩那可汗寇掠而南 諸本「而南」作「西南」。按突厥在隋之北，不得云「寇掠西南」。隋書卷五三達奚長儒傳「西」作「而」是，今據改。

〔七〕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 諸本「思」作「忠」，隋書卷五三賀婁子幹傳作「思」。按上文言子幹封思安縣子，進爵爲伯。「忠」字訛，今據改。

〔八〕度西二河 通志卷一六一史萬歲傳作「西洱河」，通鑑卷一七八五五九頁作「西洱河」。胡注引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河形如月抱珥，故名之爲西洱河。」這裏作「西二」，當是音近致訛。

〔九〕方親帥大將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 隋書卷五三、通志卷一六一劉方傳及通鑑卷一八〇五六一六頁「北境」作「比景」。通鑑胡注云：「比景，漢縣，屬日南郡。隋置比景郡見隋書地理志下。」

「北境」疑爲「比景」之訛。

〔一〇〕數以行軍總管領邊 隋書卷五三劉方傳附陳永貴，「領」作「鎮」，是。

〔一一〕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 隋書卷五五乞伏慧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一二〕又遇帝西巡 諸本脫「西」字，據隋書卷五五、通志卷一六一乞伏慧傳補。事見本書卷十二隋煬帝紀大業五年。

〔一三〕睿以威爲先鋒 諸本脫「威」字，據隋書卷五五、通志卷一六一張威傳補。

〔二四〕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 諸本「內史」上有「拜」字，隋書卷三九陰壽附骨儀傳無。按隋煬帝改官名，京兆、河南置內史，見隋書百官志下。又隋書卷六三衛玄傳，玄於隋末爲京兆內史。「拜」字衍文，今據刪。

〔二五〕妖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 按本書卷十二隋煬帝紀、隋書卷四煬帝紀下，大業九年十二月，作「扶風人向海明」，通鑑卷一八二五六八七頁也作向海明。疑「公」字訛。但隋書卷六三、通志卷一六一楊義臣傳亦作「公」，今不改。

〔二六〕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 諸本脫「之」字，據隋書、通志楊義臣傳補。

〔二七〕盛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 諸本「盛」作「威」。按張威本傳行事與此評語不類。獨孤盛死於江都之變，按封建道德標準，認爲值得讚揚，故有此評。此乃形似致訛，今改正。

〔二八〕陰世師遭天所廢舍命無改 諸本「世師」作「壽」。隋書卷三九史臣論作「世師」。按此指世師守長安拒李淵事，與陰壽無關，今據改。

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爲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忿，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

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尙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粗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迴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帝不懌。而高顯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顯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飢，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

時上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並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

上柱國郿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

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

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迴，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

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卽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

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

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

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

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顗，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僚射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

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卽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忿，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謏、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

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裴往喻之。裴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卽令裴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裴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卽今冬也。」乃止。裴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諡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

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總已，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

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尙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

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

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諡曰安。

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

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

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三〕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沒，人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楫，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

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_巴盡平之。授蔣州刺史。

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偃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

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眞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襄。

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

衡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

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

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

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

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陳達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

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尙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旣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

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言」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云」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

郡公，諡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

汪少凶疏，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一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

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尙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尙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

煬帝卽位，追爲尙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

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

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尙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遂以兇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

蘊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穎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頗復諫。上曰：「可加開府。」穎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

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七〕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憚。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

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頴、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尙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及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

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懌，爲尙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

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尙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鄺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

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

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

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

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陳率百官拜表奉賀。

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

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

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其七，十

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亙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瀛，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

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字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九〕勃海蓆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一〇〕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二〕並有能名。後坐事免。

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

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三〕復坐事除名。

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儉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並參樞要。〔二〕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

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

愼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尙或不可，況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校勘記

〔一〕及授晉部之任

隋書卷三八劉昉傳「及」作「乃」，是。

〔二〕累轉御正下士

隋書卷三八皇甫績傳「下士」作「下大夫」。按上文言績建德初已爲中士，又

遷小宮尹，不應累轉反爲下士。又下文言楊堅執政後，績卽轉內史中大夫，也不應是由下士越數級超升。隋書作「御正下大夫」，是。

〔三〕名曰富人渠

隋書卷六一、通志卷一六二郭衍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四〕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

諸本「黟」作「黟」，據隋書卷六一、通志卷一六二郭衍傳改。黟

縣見隋書地理志下新安郡。

〔五〕妄言衡怨望 隋書卷五六張衡傳「妄」字作「衡妾」二字。

〔六〕武德初 隋書作「義寧初」。按義寧，隋恭帝年號，此時追贈衡官，較合情理。疑隋書是。

〔七〕今進民口皆從實者 隋書卷六七裴蘊傳「民」下有「戶」字，通志卷一六二裴蘊傳「民」字作「戶」。按北史例避「民」字，疑原文當如通志。此及上文「又許民相告」，下文「吏民懾憚」，當並是後人所改。

〔八〕短於舊影三寸七分 諸本無「舊影」二字，隋書卷六九、通志卷一六二袁充傳有。按舊影指鄭玄所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上文言十七年冬至影長一丈二尺六寸三分，故言「短於舊影三寸七分」。今據補。

〔九〕李雄 隋書卷七〇作「李子雄」，附楊玄感傳後。

〔一〇〕父棠名列誠義傳 按李棠見本書卷八五節義傳，此作「誠義傳」，誤。

〔一一〕歷郴江二州刺史 諸本「郴」作「柳」，隋書卷七〇李子雄傳作「郴」。按隋無「柳州」。郴州見隋書地理志下桂陽郡，乃平陳後所置，今據改。

〔一二〕公眞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 隋書「侯」作「候」，「候衛」作「武侯」。按此言雄之才可以作武侯大將軍，故卽授此官。北史改作「武侯」及「候衛」，誤。

〔一三〕大運光啓並參樞要 隋書卷三八史臣論作「莫參樞要」。按柳裘、皇甫績自楊堅稱帝後卽調外

任，不得云「並參樞要」。又下文「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亦是指楊堅謀奪帝位時與劉昉柳裘等相勾結，卽位後卽以爲不可靠而疏遠之，與「並參樞要」意相矛盾。隋書作「莫」是。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趙嘏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尙希 張嘏

蘇孝慈 元壽

趙嘏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

嘏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嘏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嘏請留撫納亡叛，從之。嘏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

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會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颺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會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颺益修守禦，颺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颺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

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颺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

颺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颺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颺卒不言。

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颺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颺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

未幾，以忤旨出爲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颺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

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隰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隰田中蒿，爲吏所執。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隰來朝，帝勞之。卒于官。

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

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

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

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

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

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旣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

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

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

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

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穎、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

周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尙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

隋文帝爲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尙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

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僚佐。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穎，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閹切諫，王輒謝。

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

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僚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

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

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尙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

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

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爲監軍，謂昶曰：「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眞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

其年，弼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澧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

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爲尙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僚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尙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

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

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

煬帝卽位，拜刑部尙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尙書，轉禮部尙書。

弼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弼謂高穎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尙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

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

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跋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

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耻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

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

帝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六〕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

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

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

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僚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

固止不得，因捉馬鞅。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

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官。

榮容貌魁岸，外疏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

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總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

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爲郡。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僚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

遠鎮。帝爲廢朝，贈兵部尙書，諡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

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賣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

時隋文帝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宇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六〕

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

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爲廢朝，諡曰敬。

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

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

文帝卽位，歷內史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刺

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內職，帝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五〕}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十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六〕}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

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旣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二〕}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十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三〕}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獻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諡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

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尙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

尙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尙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三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尙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尙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

文帝受禪，拜度支尙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尙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尙書，授上儀同。尙希性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尙希

諫以爲「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尙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尙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諡曰平。

子旻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暕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諡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

暕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暕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尙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

立。末期，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脰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

隰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爲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

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期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

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

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

先是，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

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

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于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

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

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

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默，謹以狀聞。」上嘉納之。

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謬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字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疏矣。楊尙希譽望隆重，張昞、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爲優矣。

校勘記

〔一〕遷硤州刺史 諸本「硤」作「陝」。張森楷云：「陝」疑當作「硤」，以下所行事皆在今夔巫地，不在陝州也。」按張說是，硤州見隋書地理志下夷陵郡，卽今宜昌。與向天王所攻之信陵（今巴東、秭歸）相鄰。作「陝」誤，今改正。

〔二〕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僚佐 諸本脫「者」字，據隋書卷六二、通志卷一六二元巖傳補。

〔三〕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頌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 諸本無括號內二十九字，當是因上下並有「韶」字，鈔者誤脫。原文雖未知是否卽此二十九字，但無則文義不通。今從隋書補，以便讀者。又諸本「僕射」上無「右」字，隋書有。據本卷王韶傳，「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有「右」字是，今據補。

〔四〕賜田二頃 隋書卷五六宇文弼傳作「賜公田十二頃」。此當脫「公」字、「十」字。

〔五〕弼爲監軍謂昶曰 諸本訛脫作「弼謂監軍曰」，與下文「昶不能用」語不相關聯。今據隋書改「謂」爲「爲」，補「謂昶」二字。

〔六〕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 隋書卷六四李圓通傳「揚」上有「拜」字，是。又「長史」下隋書有「尋轉并州總管長史」八字。按下文有「後復爲并州長史」，若先未曾任此職，何云「復爲」？據隋書卷四五秦孝王俊傳，俊先爲揚州總管，後轉并州總管，圓通是隨府遷轉。北史刪節失當。

〔七〕入爲武侯驃騎大將軍 隋書卷五〇郭榮傳無「大」字。按通典卷二九折衝府條云：「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驃騎府是隋時府兵的基本單位，分屬十二衛大將軍統轄，「武侯驃騎」卽受武侯大將軍統轄的驃騎府。驃騎府只有驃騎將軍，無大將軍。疑「大」字衍。

〔八〕河間王弘之擊突厥 隋書卷五〇龐晃傳，「突厥」下有「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

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二十六字。這裏敘事未完，當有脫文。

〔九〕除左領左右將軍 諸本「除」下無「左」字，隋書卷五〇李安傳有。按隋書百官志下，領左右府分左右。有「左」字是，今據補。

〔一〇〕十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 諸本無「十」字。按本書卷四一楊素傳，楊素擊突厥是在開皇十八年。開皇八年，楊素在信州（今四川奉節縣），無出擊突厥事。這裏敘安從楊素擊突厥於平陳之後，亦可證此事不在九年之前（平陳在開皇九年）。此脫「十」字，今據補。

〔一一〕深得正理 諸本「得正」誤倒，據隋書卷五〇、通志卷一六二李安傳乙。

〔一二〕雖家獲全 隋書、通志「家」下有「門」字，是。

〔一三〕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 隋書卷四六楊尙希傳「上士」作「仕」一字，從下讀。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無「舍人上士」官名，疑當從隋書。

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衛玄

劉權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

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 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逖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

俄而尉遲迴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爲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三〕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

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

江都郡事。

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

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爲「遼東小醜，『言』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諡曰襄。

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

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四〕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疑，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

終於海陵令。

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鐙，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

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五〕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六〕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

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

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

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

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

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七〕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

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

十一年，又率師渡海，〔八〕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

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闔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雁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

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

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

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

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

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

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灞上。

煬帝卽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

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

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

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十一年，從駕至雁門，爲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

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雁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暉，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

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

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喉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喉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

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二〇）}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喉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喉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尙書孔範曰：「周羅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

及隋伐陳，羅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喉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翽歸

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翊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愧色。歷幽、涇二州刺史，並有能名。

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

煬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素經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尙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尙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

軍。

法尙少果勁，有風概，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旣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尙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尙。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尙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尙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尙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僞告猛曰：「法尙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尙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

隋文帝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尙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鵝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尙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尙與上柱國

王世積討之。法尙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尙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反，詔法尙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

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尙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尙曰：「兵亙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爲如何？」法尙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

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尙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尙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

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尙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諡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擲，侍中、左武衛大將軍。

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

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鳳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煬帝卽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及與之決，並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

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

代王待以師傳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

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臥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

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夫。

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羣豪多願推權爲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賣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僚，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

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

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

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三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

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

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

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陳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人奏。帝大怒，令撮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駢。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暲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

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

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

煬帝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

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

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

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涿郡，卒。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概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勦敵如拾遺；閭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喉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尙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迍遭躓，良有命乎！

校勘記

〔一〕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 隋書卷六〇段文振傳，「柱國」作「高秩」。按周末柱國之下有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開府，方至上儀同，相差甚遠，不應擬拜柱國，忽降作上儀同。疑當從隋書。

〔二〕遂北至居延塞 隋書「遂」作「逐」。「遂」當是「逐」之形訛。

〔三〕上表以爲遼東小醜 諸本脫「東」字，據隋書、通志卷一六三段文振傳補。

〔四〕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歛十八世孫也 李慈銘云：「隋書卷六四但云江都人，此因唐高宗初護兒之子恒、濟兄弟方貴，故本其家牒所敘耳。傳文亦較隋書詳幾倍之。」

〔五〕武子宗族數百家 諸本脫「族」字，據通志卷一六三來護兒傳補。

〔六〕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 按本書卷六〇、隋書卷四〇宇文忻傳，忻於破尉遲迥後，卽未任外官，從無鎮廣陵之事。疑宇文忻乃于顗之誤。于顗於周末任吳州總管，直至隋初。見本書卷二三、隋書卷六〇于顗傳。吳州卽在廣陵。賀若弼是繼其後任。此二人重用來護兒，較爲可信。

〔七〕高元弟建騫勇至閉城門不敢出 隋書敘此戰役，言來護兒先破高麗軍，嗣以軍紀不整，因而敗退。北史諱敗爲勝，當是採自來氏家傳。又高建隋書作建武至唐初爲高麗王，未嘗被殺。

〔八〕十一年又率師渡海。隋書作「十年」。按本書卷十二隋煬帝紀，煬帝第三次攻高麗在大業十年。此作「十一年」誤。

〔九〕子蓋凡所誅殺萬人。隋書卷六三、通志卷一六三樊子蓋傳作「數萬人」。

〔一〇〕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諸本「州」作「川」，隋書卷六五周羅睺傳作「州」。按「南州」指嶺南諸州，下文言「擁衆嶺表」可證。今據改。

〔一一〕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南、北、汲、殿四本「兵後」作「典兵」，百衲本作「典後」，隋書卷六三、通志卷一六三劉權傳作「兵後」。按作「典兵」、「典後」都不可通，今從隋書、通志改。

〔一二〕十七年遼東之役。按隋遣漢王諒及高潁等攻高麗，事在開皇十八年。見隋書卷二高祖紀，卷四一高潁傳。此作「十七年」，誤。

〔一三〕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隋書卷六五薛世雄傳「將」下無「軍」字。按通鑑卷一八一五六六〇頁紀遼東之役置二十四軍，「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疑「行軍大將」卽「行軍總管」之改名。「軍」字當是誤衍。

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

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督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督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

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

隋開皇元年，爲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卽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與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顧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

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徒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

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

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諤又以時文體尙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

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尙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

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一〕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頌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

潛有匡正之志。

邵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謬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悅服。卒官。

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並位尙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鄉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

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陳遂出兵度江以侵齊。三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爲「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

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

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

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

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癡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

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盤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愼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爲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_三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謙，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

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

陰多盜賊，妙選長史，〔四〕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匍匐，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五〕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

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

二州刺史，〔各〕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

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爲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

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亮二州刺史。

毗性剛蹇，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

文帝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爲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旣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

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是遞相陵辱，〔七〕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

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僚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八〕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 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

素，蓋由察毗之言。

煬帝卽位，遷刑部尙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尙書牛弘弔之。

子敬眞，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眞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羅爲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志〕復家河東。

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勦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品級。

隋文帝受禪，歷尙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

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頗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僚敬憚。上嘉其倬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尙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

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庾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嬖爾之親，冒此苴縻，命彼榆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一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

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

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縑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卽禁斷。」詔可其奏。

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

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_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_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_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_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

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_二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

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

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

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

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元方、元襲。〔三〕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三〕

整少有風概，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勳曹中大夫。

隋文帝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諡曰襄。

子楷嗣，位開府。

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廈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櫨桷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校勘記

〔一〕宗黨稱孝鄉曲歸仁 隋書卷六六李諤傳「宗」上有「至有」二字，是。

〔二〕陳遂出兵度江以侵齊 諸本脫「陳」字，據隋書卷六六鮑宏傳補。

〔三〕南陽韓則爲延州 隋書卷六六、通志卷一六三高構傳，「延州」下有「長史」二字，疑此是誤脫。

〔四〕妙選長史 張森楷云：「隋書卷六六榮毗傳『史』作『吏』，是。」

〔五〕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 諸本「反者」作「渤海」。 隋書、通志卷一六三榮毗傳作「反者」。按作「渤海」不通，此涉上文「渤海」二字而誤，今據改。

〔六〕兼始洪二州刺史 隋書、通志榮毗傳「兼」作「歷」，疑作「兼」誤。

〔七〕由是遞相陵辱 隋書卷六六、通志卷一六三梁毗傳「辱」作「奪」，是。

〔八〕毗極言曰 諸本脫「毗」字，據隋書、通志補。

〔九〕仲禮梁敗見囚于周 隋書卷六二柳彧傳作「仲禮爲梁將，敗，歸周」，通志卷一六三柳彧傳，作「仲禮爲梁將，敗，見囚于周」。疑北史原文當如通志。

〔一〇〕彧嘗得博陵李文本所撰政道集十卷 隋書「政」作「治」，北史避唐諱改。

〔一一〕周初爲天官府史 隋書卷六二趙綽傳「周」上有「在」字，是。

〔一二〕二子元方元襲 諸本「方」上脫「元」字，據隋書卷六二、通志卷一六三趙綽傳補。

【二】父關渭州刺史。諸本「渭」作「滑」，隋書卷五四杜整傳作「渭」。按渭州見魏書地形志下及隋書地理志上隴西郡。渭州見隋書地理志中東郡。渭州自魏、周以來卽有，滑州開皇十六年始置。杜關爲西魏人，其官當是渭州。今據改。

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

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旣與賊遇，輕

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一〕悉斬之。帝爲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諡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彌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二〕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肅，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

彌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彌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

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三〕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彌從，因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彌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彌衆獨全，帝善之。仁壽

中，卒於潭州總管，諡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尙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飧。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敍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

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

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歆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尙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

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將。〔五〕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

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

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跣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

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

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字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卽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爲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爲

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

隋文帝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

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鄆州刺史。

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

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

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

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

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

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爲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爲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

晉王廣爲太子，引爲右虞候率。及帝卽位，恐漢王諒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

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

僞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顓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
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
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

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
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
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

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
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
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汝山太守。

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
之，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
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

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爲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愔、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

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未幾，越嶲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

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

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

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

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

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

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

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

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

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

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仕周，爲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爲右虞候率。煬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

十二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

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

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

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肅、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吝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校勘記

〔一〕其亞將柳武建擊賊 諸本「建」作「達」，隋書卷六四張定和傳作「建」。按本書卷十二、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五年五月，通鑑卷一八一五六四頁並作「建」。此形似致訛，今據改。

〔二〕本名犯廟諱 錢氏考異卷四〇云：「蓋本名大淵，避諱，連爲一字。」

〔三〕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 隋書卷六四張肅傳無「丞相府」三字，疑是。

〔四〕尋除右屯衛大將軍 諸本「右」作「左」，隋書卷六四麥鐵杖傳作「右」。按本書卷十二、隋書卷四場帝紀大業八年三月條作「右」。今據改。

〔五〕拜武賁郎將 諸本脫「將」字，據隋書補。隋時有武賁郎將，無武賁郎。見隋書百官志下。

〔六〕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 諸本「軍將」倒作「將軍」，隋書卷六五王仁恭傳作「軍將」。按通鑑卷一八一五六〇頁言遼東之役分二十四軍，「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軍將卽一軍之大將。本書卷六六薛世雄傳，見「沃沮道軍將」。卷六八魚俱羅傳見「碣石道軍將」。本傳下文也有「以軍將指扶餘道」語，可證「軍將」是，今據乙。

〔七〕西河紇豆陵洪景 隋書卷六五吐萬緒傳，「西河」下有「公」字。

〔八〕有功加上開府 諸本無「上」字，隋書卷六四魚俱羅傳有。按上文言俱羅已爲開府，則此應有

「上」字，今據補。

〔九〕賊帥孟讓據都梁宮。諸本「都梁」倒作「梁都」，隋書卷六四、通志卷一六四陳稜傳、通鑑卷一八二五六九三頁作「都梁」。通鑑胡注云：「盱眙縣屬江都郡，有都梁山，都梁宮在焉。山出都梁香，故名。」今據改。

〔一〇〕後配事晉王爲右虞候率。隋書卷六五趙才傳「晉王」下有「及王爲太子」五字。按隋制，只有太子才有左右虞候率。北史刪五字，便似諸王也有此官，誤。

〔一一〕十二年帝將幸江都。諸本「二」作「一」，隋書、通志卷一六四趙才傳作「二」。按本書卷十二隋煬帝紀，事在大業十二年。今據改。

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偕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爲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

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一〕以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

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

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禽，而蕭瑨、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

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尙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

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尙書、將軍二百

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

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

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三〕令誘執文德。旣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

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

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閭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

突厥之圍雁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

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僚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

後部鼓吹，諡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狹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狹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尙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三〕

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

孟景、巴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

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

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

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

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

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鬪，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

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寶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

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

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鷄，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尙主，又輕忽之。〔智及〕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貴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

既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卽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徙居新豐。頹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

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

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

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

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

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

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旣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

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

宇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闡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

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

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尙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千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千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

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僭卽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

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歟。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

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爲丞相，以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爲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爲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爲盜，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郇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

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爲怯懦。

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沒于密。

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爲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繇，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鳩毒。竟而蛇豕醜類，繼

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菹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校勘記

〔一〕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張森楷云：「隋書卷六一宇文述傳無『平』字。據永橋鎮在懷縣，見尉遲迴傳本書卷六二，則不當有『平』字。」按永橋又見北齊書卷四一傅伏傳、本書卷六四韋孝寬傳。別處無作「永平橋」者，張說疑是。但通志卷一六四宇文述傳亦有「平」字，今不改。

〔二〕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諸本「于」訛作「丁」，據隋書改。事見本書卷二三于仲文傳。

〔三〕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諸本無「智及爲」三字，隋書卷八五、通志卷一六四宇文述傳有。按下文智及本傳云：「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則將作少監非宇文述文化及之官。此三字乃脫文，今據補。

〔四〕鷹揚郎將孟景。隋書、通志「景」作「秉」，疑此是避唐諱。但隋書亦應避「秉」字，作「秉」或是後人回改。

〔五〕符璽郎牛方裕。隋書、通志「郎」下有「李覆」二字。

〔六〕弟士及特尚主又輕忽之。諸本「忽」訛作「忿」，據隋書卷八五及通志卷一六四智及傳改。

〔七〕江淮間人素輕薄。隋書卷八五王充傳「薄」作「悍」，是。作「薄」於此處文義不洽。

〔八〕世充募江都萬餘人 諸本「都」訛作「郡」，據隋書、通志卷一六四王世充傳改。

〔九〕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 諸本「邴」作「景」。按作「景」是避唐諱，今從隋書、通志改，從其本姓。

〔一〇〕畫作丈夫持一千以驅羊 諸本「丈」訛作「大」，據隋書、通志改。

